

參加「鑑藏--兩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心得

黃皇男*、謝鶯興**

會議日期：2015年8月4日、5日

會議地點：台北國家圖書館文教區三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思源文博基金

中國的線裝古籍，是中華文明顯現的一環，是我國歷史文化的重要遺產，因此對於古籍的保存、整理與維護，藉以提昇它的使用性與古籍壽命的延長，一直都是典藏單位所共同關注的議題、任務及使命。

台北國家圖書館獲得思源文博基金的經費補助，訂於今年8月4日至5日，在台北舉辦「104年兩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或許東海圖書館是早期編訂「台灣地區線裝古籍聯合目錄」的少數單位之一，目前仍持續進行館藏線裝古籍的整理工作，因而本館接到邀請，得以參與這個盛會，聆聽各專家學者在古籍鑑定、維護、整理利用的經驗，增廣許多見聞，當能有助於本館典藏古籍的整理或數位化的規劃。



台北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致詞

思源文博基金潘思源董事長

壹、會議議程

台北國圖舉辦此次的會議，誠如「會議緣起」所說，議題含蓋「古籍收藏」、「整理及推廣」、「合作、交流及互補」、「維護、利用及再造」等。會議的子題分別規劃三種類型：1.版本鑑定、版本校勘、版本遞藏、古籍編目、資料庫；2.古籍蒐購、修復維護、專題研究、特種文獻(敦煌、佛經)；3.古籍出版、古籍推廣行銷、古籍增值活化應用、域外漢籍的關注(日韓大陸)。

* 應用數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兩天的議程，除了必有的開幕式與閉幕式外，實包含三場專題演講，第一場是中國國家圖書館韓永進館長主講「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使命」，第二場分別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李致忠研究館員主講「古籍版本鑑定--以宋刻顏體《法華經》為例」、淡江大學吳哲夫榮譽教授主講「談古籍整理--以《四庫全書》為例」，第三場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主講「珠聯璧合，化身千百--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文獻出版之回顧與展望」。

至於討論的五個場次，並無明顯的標題，從各場次發表的內容來看，可約略歸納出：(一)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如方廣錫教授「數字位時代的古籍整理」，李宗焜教授「國圖藏《說文木部箋異稿本》」。(二)古籍鑑定與維護，如張寶三教授「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夏滄琪教授「水損霉害書之γ-射線滅菌處理與修護保存」。(三)古籍的流傳與書目的修訂，如王國良教授「日韓佚存漢籍影印整理與研究狀述評--以《遊仙窟》、《笑苑千金》、《笑海叢珠》、《型世言》為主」，陳先行研究館員「《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修訂芻議」。(四)古籍版本的考訂，如曾紀剛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祿琳琅』版本考辨」。(五)別出一格談「清宮內廷」所藏的「四庫呈進本」、「天祿琳琅」、「蒙文甘珠爾經」，與「會議子題」所冀望者略有出入，議題似不甚集中，詳見下列「議程」。

2015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二)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 到
09:00—09:20	開幕式 開幕致詞 黃月麗司長 曾淑賢館長 (國家圖書館) 潘思源董事長 (思源文博基金)
09:20—10:10	專題演講 (一) 主持人：曾淑賢館長 韓永進館長 (中國國家圖書館) 講題：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使命
10:10—10:30	茶 敘
10:30—12:00	專題演講 (二) 主持人：莊芳榮教授 李致忠教授 (中國國家圖書館) 講題：古籍版本鑑定 吳哲夫教授 (淡江大學榮譽教授) 講題：談古籍整理--以四庫全書為例
12:00—13:30	午 餐

13:30—15:00	<p>第一場次</p> <p>主持人：劉兆祐教授</p> <p>方廣錫教授（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講題：數字化時代的古籍整理</p> <p>王國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 講題：日、韓佚存漢籍影印、整理與研究狀況述評--以《遊仙窟》、《笑苑千金》、《笑海叢珠》、《型世言》為主</p> <p>彭震堯先生（中國書店） 講題：古籍拍賣與古籍保護</p>
15:00—15:20	茶 敘
15:20—17:20	<p>第二場次</p> <p>主持人：韓永進館長</p> <p>張寶三教授（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講題：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p> <p>徐憶農主任（南京圖書館） 講題：《玄覽堂叢書》的傳播與影響</p> <p>陳先行教授（上海圖書館） 講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修訂芻議</p> <p>駱 偉教授（廣州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講題：探討《評訂紅樓夢》之橫空出世（代為宣讀）</p>
	2015年8月5日（星期三）
08:30—10:00	<p>第三場次</p> <p>主持人：李致忠教授</p> <p>李宗焜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題：國圖藏《說文木部箋異》稿本</p> <p>李際寧教授（中國國家圖書館） 講題：雕版·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書籍</p> <p>陳紅彥副館長（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講題：經驗與科學 融攝與創新--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修復與保護</p>
10:00—10:20	茶 敘
10:20—12:20	<p>第四場次</p> <p>主持人：吳哲夫教授</p> <p>翁連溪教授（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講題：從故宮藏蒙文《甘珠爾》經佛像雕版談該經的刊刻</p> <p>羅 琳教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講題：「四庫全書館」之書目徵集及「四庫進呈本」木記之鈐蓋--《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劄記之六</p> <p>劉 薈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 講題：臺灣現藏天祿琳琅遺書考述</p> <p>曾紀剛助理研究員（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講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祿琳琅」版本考辨</p>
12:20—13:50	午 餐

13:50—15:20	<p>第五場次 主持人：潘美月教授 夏滄琪教授（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羅鴻文先生（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組）、辜貞榕女士（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組） 講題：水損霉害書之 γ-射線滅菌處理與修護保存 張圍東編審（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 講題：編纂、出版、流傳—以宋代四大類書為例 趙飛鵬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題：丁福保之藏書及其古籍整理之成就</p>
15:20—15:40	茶敘
15:40—16:20	<p>專題演講(三) 主持人：曾淑賢館長 主講人：馮明珠院長（國立故宮博物院） 講題：珠聯璧合 化身千百--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文獻出版之回顧與展望</p>
16:20—17:00	<p>綜合討論及閉幕式 主持人：曾淑賢館長</p>

貳、研習心得

參加這次研討會，認識幾位學者專家，在未來整理館藏線裝古籍的工作或進行數位化時，如果遇到問題，是可以請教的。特別是在觀念與作法上的瞭解方面，深覺收穫良多，分別說明如下：

一、古籍鑑定的觀念

古籍鑑定專家李致忠先生，講說「古書版本鑑定--以宋刻顏體《法華經》為例」，指出：古書鑑定與書畫鑑定採行的「虛鑑」、「實證」是相同的。

所謂「虛鑑」，是指憑眼力搜索所得之版式行款、字體刀法、印紙墨色、刊工諱字等，葉面上顯現出來的風格特點，配合個人經驗學識所得，先在內心做出初步的判斷。

「實證」是指在書內、書外所捕捉到的可資考證的各種資訊，如序、跋、凡例、碑傳、墓誌、牌記、木記、刊記、刻工、諱字等反映出來的證據，加以有邏輯地考辨及所得出的結論。

然後將「虛鑒」與「實證」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看它們能否相互契合、印證，最終得出來的可靠的鑒定意見。

這種經驗積累後的傳承說法，言之有物，但實做頗難。首先需具備深厚的知識基礎，要多讀相關書籍、多見相關物品、多聽專家們的談論，如參加這種「古籍整理與維護」的研討會，就是很好的增廣方式。第二是要不斷提升查詢能力，多利用各項工具書或網路資源，掌握各種的檢索方法以及關鍵字，蒐集

相關資料。第三是靠豐富的經驗積累，亦即不僅要儲備豐富的知識，還要不斷的積累經驗，一方面要靠自己實踐所得到的直接經驗，一方面要隨時留意前賢與近人的研究成果。誠如李先生所說：「古書版本鑑定，本質上屬於考證之學。考證之學要求有嚴肅的治學態度，嚴密的闡述邏輯，有根有據的科學結論。」



要達到這種基本的要求，就要不斷地優化鑑定的方法，如本館進行古籍整理時，是採逐葉翻閱，將所見到訊息，如該書的序、跋、凡例、板式行款、刊刻牌記、編撰者所署職銜名、地名郡望、編訂批註校訂、編輯體例、藏書印記、紙廠印記、書眉批註或藏書題跋等，一一記載下來。這種作法是本著文獻整理的立場，如實記錄親眼所見，提供研究者可以藉此捕捉這本書得以考據辨識的訊息，配合該書作者有關的作品，與友人來往信件，傳記、碑傳、墓誌銘等，則能尋求是書板本的證據。聽李先生的講說後，印證本館一直以來的做法，是有理論的根據，非僅是閉門造車。

二、古籍板本的判斷方法

古籍板本的判斷，完全是依照所見到的證據，佐以文獻所載，亦即李致忠先生所說「虛鑑實證」的原則。然而，在實際判別時，哪些是證據，是必需經由經驗的積累與傳承。曾紀剛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祿琳琅』版本考辨」從不同館藏的對照上取得證據；李宗焜教授「國圖藏《說文木部箋異》稿本」從稿本行線的有無判斷初稿與再稿；張寶三教授「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從古籍所見到的紙廠印記進行時代斷限的考訂。三位教授所用的方法，都是從他們從研究中獲得的實證，有助於我們加以援用。

早年選修潘美月老師的「板本學」時，早已知悉上述的方法，但在實際進行東海館藏古籍整理時，由於遠在中部，他館所著錄的板本不易目睹，或憑書影用來對照，無法順利地運用這些方法比對、判別。僅能依據館藏不同

板本相對照，因此前曾整理館藏二十五史(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介壽本」與「百衲本」，看到二者之間的藏書印是有差異，應是利用印刷技術硃印鈐上的，與墨印的位置有別。

藉由紙廠印記佐證板本時代的作法，則在整理館藏古籍時，即使已經如實地據所見記載下來，鈐紙背的印記，當為紙廠出貨時所鈐的印記無疑，但印書的正面所鈐的印記，究竟是原紙廠出貨的印記，還是書賈為提高該書的板本刊刻年代的價值而作偽鈐上者，或需進一步佐以科學儀器驗證。

透過行線的有無判斷稿本的前後，李教授言之鑿鑿，應無疑問。但慮及清代藏書家彼此間的互通有無的抄書舉動，名藏書家莫友芝得到《說文木部》殘卷之前亦請人情錄，後來藏者恐曠日費時而持贈。莫氏以典型藏家加以「箋異」，是否全由自己逐錄？藏書家因抄書的習慣，多有自印格線的紙張以便不時之需的措施。記得在整理館藏周法高老師捐贈的線裝古籍時，知道周老師早年治學的方法之一，就是要研究某本書時，先選定一本普遍本當作底本，再逐一地逐錄學者、師長們的批註於字裡行間或書眉，利用不同筆色並標註逐錄年代，但他仍有所增補修訂，或改抄錄的錯字，或增意見的抹塗，甚至亦以紙條或隨手可得的白紙書寫後黏貼書眉或夾在書頁中。比對所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觀念，是仍需遵守的。

三、古籍書目的整理

陳先行教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修訂芻議」，提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應作修訂的幾個理由，其一是時間的變遷，1980 年代之前的藏書面貌亟需重整補充，宜藉由現念科技加入書影，以供研究者初步比對；其二是全國性普查各館典藏現況；其三是加緊培訓人才，通過修訂的工作，謀求版本目錄學的發展。

此一呼籲，實際在台灣地區也是首要之務。台灣地區曾於 1970 年前後進行線裝古籍聯合目錄的編訂，各典藏館也因此編訂各館線裝書目。雖然部份大館也陸續進行增修書目，台北國圖也利用科技與資訊之便，開設「中文古籍聯合資料庫」，供線上檢索。內容標志館藏地，但各館對於自館的古籍基本資料與板本著錄，皆不甚一致，大都簡略，不敷使用者對照。

陳教授的「芻議」，令人「心有戚戚焉」。東海在整理線裝古籍時，就因線上「聯合目錄」與館藏「聯合目錄」或各家書目皆令人有不足之憾，故著錄時，逐一記載該書的書名、卷數、附錄、冊數、板本等基本資料，並記錄書內的序、跋、目錄、凡例(或體例)、藏印、牌記、扉葉、板式行款等，並摘錄序跋中有關該書刊刻或遞藏的敘述，以供研究者可據以比對其所擁有的板

本間的差異，減少親臨比照的時間。有學者以「書志」撰寫的角度評論其內容的不足。若以現今可見的「書目」來看，則略顯有餘。

學者在會場上呼應陳教授的「芻議」，不知是否想到台灣各典藏館在整理自館的館藏目錄時，是否能夠在「古籍聯合目錄編製會議」中或之前，擬訂一種規範，希望參與編製的友館能一體遵行著錄，使「聯合目錄」能完整地呈現各古籍的外觀所見，並附上各書足以呈現其板本的書影以資對照，此其一之思考。

其二之思考，是古籍整理與維護的人才培訓，或許台灣北部各大學仍開授「目錄學」、「板本學」、「文獻學」等與古籍整理有關的課程，相信更多的是訓練研究人才，究竟有多少投入古籍整理的行列？又有多少圖書館願意提供讓這些後起之秀有實地練習的場地呢？以東海來說，自從潘美月老師不在東海中文系開課以來，已屆二十年了，未有後繼者；其間雖曾開授「圖書資料蒐集與整理」的課程，內容包含文獻學的概念，介紹目錄學、板本學的基本常識。但因選修者大都是大一的學生，因此收穫不多，僅在他們攻讀研究所之際，才瞭解其助益。這種古籍整理人員的後繼無人(斷層)，確實是有其重視的必要。

四、古籍數位化

方廣錫教授「數字化時代的古籍整理--以大正藏底本說明」，著重在傳統古籍整理模式及缺失談起，整理者縱使可以提供讀者一個新的整理本及校勘記對照使用，但若校勘工作有疏漏或犯新的錯誤時，則這份校勘記未能如實地反映底、校本的真正面貌，可能就會誤導讀者接受這些錯誤，除非讀者能逐一核對原始資料，但這是雙重浪費時間與精力的作法。方教授近年偶聞日人永崎研宣提到：「日本《大正藏》雖以《再刻高麗藏》為底本，但工作中實際將《頻伽藏》用為工作底本」的說法，進行複查，印證很多問題果然出現《頻伽藏》。認為整理者在提供整理本的同時，能夠一併提供相應的原始資料，並讓讀者方便地查核與利用這些線索，讀者就可以依據原始資料作出自己的抉擇，避免被誤導。

針對傳統古籍整理的模式所產生的問題，認為當今古籍數字化可以為我們走出這種困境提供契機，提出四個原則：1.起於最底層，2.信息全覆蓋，3.過程可追溯，4.功能可擴展。亦即先將古籍原本最基礎的文字與書寫符號進行切割，轉換成電腦可以識別的電腦內碼文字與符號，形成基礎工作文本與基礎字形庫，儲存該古籍原本的所有文字。符號與原始圖像，可供追溯檢查，又可成為文字研究者的研究資料。而系統在排比基礎工作文本時，自動提整理者辨析異本，得以進行參校，而不用事先選擇所謂「底本」作為比對基礎。

方教授報告後，我們另行請教古籍數位化的技術問題，就字體分割與字體辨識兩重要步驟。他提及對於印刷出版的善本古籍，字體分割取單字可自動進行，但書寫體的敦煌經卷則必須採用人工才行；字體辨識則是先將他們現有一千多萬字庫內的字，取出和掃描的圖檔進行比對，選定一候選字，完成輸出，再由普通人員人工兩兩比對，最後方由專業人士進行校勘。這方面技術為本館所缺，未將來本館若欲善本書全部面數位化工作，勢必要向方教授取經。

方教授的說法與他在實務進行的經驗，讓現今往往以為所謂的古籍數位化，僅是將古籍掃描成圖像檔，或是轉化為文字檔的可以全文檢索(如「中研院漢籍全文檢索資料庫」)，或全文檢索並保留原始掃描圖檔(「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國基本古籍庫」)等。第一種是古籍從紙本轉為電子儲存，透過網路遠端瀏覽罷了，減少讀者奔波之苦，真正的意義不顯；後二者已提供全文檢索，似已達到使用者檢索內容的便利性，但未能就古籍中的一人多名，一物多名，同名異人，同名異物等的複雜性予以簡單化，亦即經由權威檔或關聯詞的建立，檢索到更多的資料線索，此為不足之一；無法比對該古籍不同板本的內容差異，不足之二；典藏古籍的單位，擁有古籍各書的不同板本究竟有限，若無它館的配合與提供，僅能將自有的板本利用方教授所說的方法與軟體進行比對及建置，此不足之三。

就此而言，兩岸「古籍聯合書目」的編訂，是為首要之務。深入思考之後，或許各館更需先將自館典藏各本古籍「目鑑」所得如實著錄，提供給「聯合目錄」的編纂單位，將該書不同板本的所見逐一記載，以便數位化的優先選擇；接著再利用可以共同使用的軟體，進行掃描，先採行方教授提議「將古籍原本最基礎的文字與書寫符號進行切割，轉換成電腦可以識別的電腦內碼文字與符號，形成基礎工作文本與基礎字形庫，儲存該古籍原本的所有文字」，透過網路匯到伺服器(雲端)進行儲存比對。但，是否真為可行？

參、他山之石

俗語說：「有錢有人好辦事」，台北國圖得到思源文博基金會的全部經費支助，透過它在圖書館界的龍頭地位以及各專家學者間的合作交流等管道，可以邀請到現今在古籍整理、維護與鑑定方面的專家們發表相關論文，可說造福許多擁有線裝古籍典藏單位的工作者學習良機，得以增廣見聞，取得寶貴的參考經驗，頗有不虛此行的感動。

由於思源文博基金會潘董事長的愛書、購書以及慷慨的贊助這一次的研討議程，他也表示曾贊助不少學校、單位的研究維護，並立下豪語，已著手

規劃二年後的暑假將擴大舉辦國際性的古籍整理與維護的研討會，不局限在「兩岸」學者，這是令人振奮的訊息，因而有學者順勢提出希望潘董事長能擴大補助的學校以及國圖能開放與擴大讓相關系所學生在古籍整理與維護方面有學習與實習的機會，藉以培訓人才，如此古籍整理與維護方不致於產生斷層。

關於此項建議，我們頗有「戚戚焉」。東海自籌備創校之初，杭立武董事長等前賢，以及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均秉持維護暨發揚中華固有文化之心，大力從海內外蒐購流露在外的線裝古籍，特別是委請當時駐日公使張伯謹先生以及文史學系的師長，從日本、韓國、香港、美國等地搶購，方有今日的典藏盛況。二十多年前，昌彼得、潘美月兩位教授先後到東海講授「目錄學」、「板本學」等課程，佐以東海典藏的線裝古籍，研習者有實際接觸與實習的機會，可以印證課堂所說，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筆者即是受益者之一。現今不被重視基礎課程的講授與實習機會不足的環境下，進行傳統文獻的研究者不乏其人，然從事古籍整理與維護的，已產生斷層的現象；即使台北國圖努力舉辦古籍整理研習，國立台灣圖書館致力於古籍修復，不知能否用「杯水車薪」四字形容？或說是「聊勝於無」的「聊備一格」呢？

台北國圖這次安排特藏組黃文德博士引導與會者參觀他規劃的特展--「鑑藏之美」-歷代藏書家與前賢手稿與古籍特展，為期半年，展示眾多珍貴國寶級的古籍，並逐一解說，令人大開眼界。未來東海進行類似的線裝古籍展示(若空間允許的話)，是可以仿效的。



鑑藏之美的說明摺頁與本次研討會的論文集封面

主持人及發表人合照

美中不足者，則是仍然未能參觀他們的善本書室的內部，如古籍的陳列收藏、保存環境與古籍的保護措施、古籍修護等，使人略有「入寶山空手而回」的感慨。